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泰戈尔作品

沉 船

Chen

Chuan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沉 船

[泰]泰戈尔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编委会

主 编：王 宁

编 委：李 珊 李广兴 宋永和
孙 峰 张小为 潘文文
曹 勇 王 伟 马天行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责任编辑：张耀天 策划：张文清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东兴印刷厂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440 印张 10560 千字

ISBN7-80606-635-7/I·46

全套定价：1112 元

本册定价：25.5 元



第一章

谁都不怀疑哈梅西是准能够通过法科考试的。执掌各大学的学术女神，一向都不断从她金色的莲座上，对他撒下无数的花瓣，赐给他各种奖章，并使他屡次获得奖学金。

大家以为，考试完毕后，哈梅西一定要马上回家了，但他却似乎并不十分急于收拾他的行囊。他父亲曾写信给他，吩咐他立刻回去。他回信说，等到考试的结果一公布，他马上就动身。

安那达先生的儿子卓健拉是哈梅西的同学，和他住在紧隔壁。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的社员，他的女儿汉娜丽妮最近在准备参加初级文科考试。哈梅西常常到他们家里做客。每到吃午茶的时候，他差不多总在座，但很显然，他所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茶，因为不是吃茶的时候他也常常在他们家。

汉娜丽妮常常在洗完澡之后，跑到屋顶的阳台上去闲步，一边晾干她的头发，一边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哈梅西和她一样，也常常拿着书独自坐在他的房顶阳台上的梯棚边读着。这里的确是一个可以安心读书的好地方，但这里使他分心的事也很多，这是谁都可以很容易猜想到的。

直到现在两方面都还没有提到婚姻问题。安那达先生所以没提起这件事是有一个原因的；他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到英国学法律去了，老头儿的心里老在想着那个年轻人很可以做他的女婿。

有一天午后，在吃午茶的茶桌边，大家谈论得非常热烈。年轻的阿克谢在考试方面虽然不很行，但他的茶瘾和对于其他一



些无伤大雅的小嗜好却也并不亚于某些在学业上更有成就的青年；因此他也常常是汉娜丽妮茶会上的客人。今天，在谈讲中他发挥议论说，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把大刀，即使没有很锋利的刀刃，它的重量也可以使它成为一种极有力的武器，但女人的机智却至多不过是一把细小的铅笔刀——不管你把它磨得多快，也决作不了什么大用……

听到阿克谢的这种荒唐论调，汉娜丽妮倒预备默然忍受；但是，他的哥哥卓健德拉也同样提出了一些菲薄女人才智的议论，这却使得哈梅西不能忍耐了，他一变适间默然沉思的态度，开始滔滔不绝地赞颂女性的各种美德。

哈梅西一边热烈地为女性进行辩护，一边又喝完了两大杯茶，这时忽有一个仆人送来一封他父亲写给他的信。他把信拆开匆匆看了一眼，虽然这时辩论正非常激烈，他也不得不甘认失败，匆忙地站起身来预备离去。后因大家一至向他抗议，他只好向他们解释说，他父亲刚从老家到这里来了。

“你请哈梅西老先生进来坐一会儿吧，”汉娜丽妮对卓健德拉说，“我们也可以请老先生吃杯茶呀。”

“别麻烦啦，”哈梅西匆忙地拦住说，“还是我马上去见他吧。”

阿克谢这时却不禁心中暗喜。“老先生也许决不肯在这里叨扰什么哩，”他说，暗示着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员，而哈梅西的父亲却是正统的印度教教徒。

哈梅西的父亲布拉加·莫罕先生一见到他儿子，第一句话就是，“你必须同我一道赶明天的早车回去。”

哈梅西抓抓头皮。“有什么事那么急吗？”他问。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布拉加·莫罕说。

哈梅西以询问的眼光看着他父亲，心里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匆



忙，但布拉加·莫罕却不觉得有必要满足他儿子的好奇心。

晚上，哈梅西的父亲出去拜访他的加尔各答的朋友们去了，哈梅西坐下来预备给他父亲写一封信；他按照一般对有身份的父亲写信的格式，写下了“父亲大人高贵的莲座下”。但写完这一句后他的笔似乎怎么也不肯听使唤了，尽管他一再对自己说，他同汉娜丽妮已经以一种未经明言的誓约彼此以身相许，如果现在再把这个未经公开的婚约对他父亲隐瞒下去，那是非常不对的，也仍属徒然。他用不同的格式又写了好几张信稿，但结果仍一张一张全被撕毁了。

晚饭后，布拉加·莫罕安静地睡去。但哈梅西却像午夜游魂一样，爬到阳台上去，烦恼地来回走着，不住地瞪着两眼望着邻家的房子。九点钟的时候，阿克谢才迟迟离去；九点半，他们的大门关上了；十点的时候，安那达先生的客厅里的灯也已经灭掉；到十点半，全院的人都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一清早，哈梅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加尔各答。布拉加·莫罕先生是非常小心的，他决不会让他有误车的机会。

第二章

哈梅西到家以后，才知道他父亲已经替他选定了一位新娘子，并已定好了举行婚礼的日子。布拉加·莫罕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阵潦倒的日子，他后来的发迹多亏了他幼年时期的一位朋友，一位名叫伊向的辩护士的帮助。伊向去世很早，他死后别人才发现，除了一堆债务，他是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样一来，他的寡妻和他的孩子——一个女孩——就立刻陷入了贫困不堪



的境地。这女儿现在已经成年，她便是布拉加·莫罕为哈梅西聘定的新妇。关怀哈梅西的一些朋友们曾经反对过这件亲事，他们说，据传闻那姑娘长得很不漂亮。但对这种意见，布拉加·莫罕始终只有一个回答。“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总回答说。“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你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如果这女孩子将来能和她母亲一样作一个贤良的妻子，那哈梅西就应该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了。”

听到大家在闲谈中提到他的为期不远的婚事，哈梅西感心情非常沉重，他于是成天信步到处游荡，希望能想出一个逃避的办法，但结果却似乎任何可行的办法都没有。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实在不能和这个女孩子结婚，我已经和另外一个人有过誓约了。”

布拉加·莫罕：“有这种事！你们正式举行过订婚仪式吗？”

哈梅西：“没有，那当然还谈不上，不过——”

布拉加·莫罕：“你已经同那女孩子家里的人说过吗？一切都已经谈定了吗？”

哈梅西：“我并没有正式和她谈过这个问题，不过——”

布拉加·莫罕：“哦，你并没有谈过？那么，既然这以前你一直没开过口，现在你当然更可以保持沉默。”

停了一会儿之后，哈梅西终于拿出了他的最后一个武器。

“如果我现在去和另外一个女孩子结婚，那我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如果你拒绝和我为我选定的这个女孩子结婚，”布拉加·莫罕回答说，“那你将是作下了一件更对不起人的事。”

哈梅西再没有什么可说了。他心里想，他现在惟一的希望，就只有等着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来阻止这次婚礼。

据算命先生说，错过了这次选定的吉期，以后在整整一年



中就再挑不出一个吉祥的日子，因此哈梅西心里盘算着，只要能躲过这个命定终身的日子，这事就可以再缓限一年了。

新娘子住得很远，从他家去只有水路可通。而即使走最近的路，尽可能穿行连接大河道的一些小河，也有三四天的路程。布拉加·莫罕为意外的耽搁打出了很宽裕的时间，在吉期前整整一个礼拜，他挑了一个黄道吉日，便带着全班人马出发了。一路一帆风顺，不到三天，他们就到达了喜马加塔，那就是说，离开婚礼的正期还有四天日子。老头儿所以希望尽早到达，还另有一个理由：新娘子的母亲生活过得很苦，他早就希望她能够离开自己的家，搬到他们的村子里去住；那样他就可以多照顾她一些，让她能再过几年舒服日子，也算报答了他那已死去的年轻时候的朋友。过去因为两家还没有正式结亲，他心中虽有那种意思，在老太太的面前总觉不便启齿。现在，眼看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了，他终于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并且立刻得到了她的同意。她家本就只有这么个女儿，现在要她到她那已无亲娘的女婿身边去担当母亲的职务，她当然是乐意的。最后她更斩钉截铁地说：“谁爱议论就让他去议论吧，我本应该和我的女儿女婿住在一块儿。”

因此布拉加·莫罕便利用婚礼前的几天日子，为老太太收拾好一切，以便把她的一点家私搬到她的新居去。他原打算要她同婚礼队一道回去的，惟恐在路上没有照顾，他来的时候还特别带来了他家的一些女眷。

婚礼按期举行了，但哈梅西拒绝正确地念诵神圣的誓词。到了行“吉瞻礼”（新郎新娘第一次彼此相见的一种仪式）的时候，他竟闭上了眼睛。他整天是一脸沮丧的神色，大家说笑戏谑着闹新房的时候，他始终默不一语，通夜，他背向新娘睡着，清晨，他更是尽可能早地跑出了新房。



一切婚礼仪式结束以后,婚礼队起程向回走了。所有的女眷坐一条船,年纪较大的男人坐一条船,新郎和一些年轻的男客人坐在另一条船里;最后的一条船上则载着在举行婚礼时奏乐的乐队,他们时时吹奏一些小曲和任意挑选的一些乐曲的片段,供大家消遣。

那一天天气势不可挡,晴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远处的地平线上弥漫着一片浓密的紫雾。河岸边的树木全现出一种离奇的惨淡的色调,树上的叶子更无一丝动摇之意。船夫们满身汗如雨下。在太阳落山以前,开船的人便向布拉加·莫罕说:“我们得在这里把船弯下了,先生;再过去好些路都没有可以弯船的地方。”

但布拉加·莫罕却希望尽快地结束这个行程。

“我们可不能在这里停船,”他说,“这天儿上半夜会有月亮的。我们赶到巴鲁哈达去休息吧。我决不会亏待你们的。”

船夫们只好再划着船前进。河的一边是在热空气中闪着微光的沙滩,另一边则是陡峻的坎坷不平的河岸。月亮透过紫雾升起来了,它闪射着一种暗红色的微光,样子颇像醉汉的一只眼睛。天空仍然明净无云,但忽然间,没有任可预警,传来一阵有如雷鸣的低沉的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间的沉寂。船上的人向后退一望,只看到一股挟带着一片黑魃魃的尘沙和无数残枝败叶、树皮草根的旋风,好像被一把巨大的扫帚掀起来的一般,向他们压过来了。

立刻是一片疯狂的喊叫声:“不要慌!不要慌!快划呀!快划呀!啊,天哪!救命啊!”

此后的情形便没有人知道了。一股大旋风,像人们所习见的一样,在它狭窄的毁灭的道路上向前滚去,滚过了那些船只,



把挡住它道上的一切，摧毁无遗。片刻之间；这个不幸的小船队便完全失去存在了。

第三章

暮霭消散了，银色的月光遍洒在广阔的沙滩上，好像让它穿上了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河面没有一条船只，甚至看不见一丝微波；河心河岸，到处是一片宁静，这宁静有如死亡带给受尽苦难的病患者的一种无尽无休的安宁。

哈梅西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沙滩的边缘上。最初，他竟没有想起刚才所发生的一切，等到那不幸的遭遇像一个噩梦似的在他的脑中重现的时候，他便一跳脚站了起来。他的第一个思想是要弄清楚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现在究竟怎样了。他向四面望去，什么地方也看不到半个人影。他放开脚步沿水边走了一阵，也仍一无所见。这一片雪白的沙滩，像躺在大人手臂中的孩子，静躺在大巴达马河——恒河的一支流——的两个小支流之间。哈梅西走完了小岛的这一边，正打算开始搜寻小岛的另一边的时候，却忽然隐隐约约地看到远处好像有一件红色的衣服，他加快脚步走近前去，竟看到一个年轻姑娘，穿着新娘子的红装，好像已经死去的样子躺在沙地上。

哈梅西曾学过一套办法，可以叫这个显然是溺死的人复活。为使她恢复呼吸，他坚持不懈地一下又一下用力先把女孩的双臂向她的头的方向推去，然后又把它们扳回来压到她身子的两边，这样，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终于缓过气来，微微睁开了眼睛。



但哈梅西这时却真是疲惫已极，好一会，他连想要问她几句话的气力都没有。同时那女孩子也似乎并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她的眼睛刚要睁开，一下又气力不支似的阖上了。不过哈梅西仔细观察了一阵之后，知道她现在呼吸已没有什么困难。他于是就静坐在苍茫的月色下，长时间呆呆地望着她。

他们俩第一次真正见面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这片躺在水陆之间的荒无人烟的土地，恰像是介于生和死之间。

谁说撒西娜不漂亮呢？月亮的皎洁的光辉遍洒在空旷的大地上，复顶的苍穹是那样辽阔无边，但这大自然的一切壮丽的景色，在哈梅西看来，只不过是用来衬托一个入睡的小姑娘娇小面孔的花饰。

其他的一切已全被遗忘了。“我很高兴，”哈梅西心里想，“在那嘈杂喧闹的婚礼进行中，我一直也没有看她一眼。要不然，我决不可能有机会以我现在的目光看她了。我现在救活了她的性命，这比在举行婚礼仪式时念几句别人编就的誓词更为有效地使她从此属我所有了。念诵一段誓词只不过是给别人承认我和她的关系，而我像现在这样得到她，她却等于是仁慈的上天赐给我的一件特别珍贵的礼物！”

慢慢那姑娘完全恢复了知觉，坐了起来，她把胡乱裹在自己身上的衣服理了一理，把面纱拉起来蒙住了头。

“你知不知道船上其他的人现在怎样了？”哈梅西问。

她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

“你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好不好？我去找一找他们。”哈梅西接着说。那姑娘仍没有回答，但她身体的瑟缩却比语言更明晰地表示出了她心里的意思：“不要离开我！”

哈梅西完全了解她这种无言的恳求。他站起身来向四面望



去，在闪着微光的荒凉的沙滩上，哪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叫着每一个朋友的名字，尽力提高嗓子喊叫着，但始终也得不到任何回答。

叫喊无效，哈梅西只得又坐了下来。这时，那女孩子正双手捧着脸竭力想忍住哭泣，但她的胸部却止不住在那里起伏波动。他本能地感到现在空洞的安慰之辞是没有用的了。于是便紧紧偎着她，温存地抚摸着她低垂的头和后颈。她再也不能止住自己的眼泪了，心深处的悲哀立刻变成了有声无言的低诉，倾泻出来。哈梅西的眼中也流出了同情的热泪。

当他们哭了个痛快的时候，月亮已经落了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荒凉的土地，有如一种险恶的梦境，沉入阴暗中的白色的沙滩更显得鬼影幢幢。海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时而一闪一闪，那样子直像一条巨蛇身上的黝黑光滑的鳞甲。

哈梅西把小姑娘因恐怖而发冷的娇小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中，并把她向自己的身边拉过来。她丝毫没有抗拒，她现在只盼望有人和她相守在一起，恐惧已使她失去其他一切本能了。在无边的黑暗中，哈梅西的包藏着一颗温暖的心的胸怀，便正是她所渴望得到的容身之所。现在已不是害羞的时候，她立刻舒适地安然依偎在他的怀中了。

晨星消失了，在一片灰暗的河滩上，东方的天空渐透出一线白光，不久更变成一片红色。哈梅西倒在沙土上睡着了，躺在他身旁的年轻的新娘子，也把头依在他的胳膊上沉沉睡去。直到晨曦轻抚着他们的眼皮的时候，他们俩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刚睁开眼，他们都只有惊愕地向四面望去，但很快他们就记起了自己坐船遇难的事，记起了这里离开自己的家还很远。



第四章

没有很久，点点渔船的白色轻帆在河面上出现了。哈梅西叫过来一只渔船，在渔夫们的帮助下终于雇到一条可以送他们回家去的划子。在离开这里之前，他把情况告诉了警察局，请他们代为寻找他的不幸的同伴们的下落。

当这只小船到达村子边的码头的时候，哈梅西知道警察局已找到他父亲、岳母和另外几个本家的尸体；有几个船夫可能已幸免于难，但所有其他的人却完全不知道下落了。

哈梅西的祖母原是留在家里的。她大声号哭着迎接她的孙儿和新娘子的来临，此外，所有那些同去参加婚礼的人的家里这时也全是一片哭声。没有人吹一声喇叭，也听不见一声惯常用来迎接新娘子的欢呼。没有人设宴邀请她；事实上，人们是连看也不愿看她一眼。

哈梅西决定丧事一完便同他的妻子离开家乡，但在走之前，他却不能不把父亲家事料理出一个头绪来。他本家一些因这次灾难变成孤寡的太太们，都请求他让她们去进一次香，这件事也须得他来作一番安排。

他在料理这些悲惨事件的时候，偶有闲暇，当然也不能完全无意于房帷私情。新娘子并不像传闻所说，只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实在说，村子里的妇女们还直嘲笑她，说她已超过了习俗中的结婚年龄——但一接触到爱情问题，这位年轻的学士只苦于过去所念过的书本竟不能对他有任何帮助。冷静的理智坚决认为，他现在既不可能也根本不应该留意这类事情，然而



奇怪的是，尽管他的学识在这面对他毫无帮助，他仍感到那小姑娘对他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他那学问渊博的头脑竟也无法抗拒那种诱惑。

在他的想象中，她已变成了他未来的贤内助。终日在他迷惘的眼睛前面展现的，是关于她的各种幻景——她作为他的年轻的新妇，作为他所十分敬爱的妻子，以及作为他的孩子们的慈母时的情景。画家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景色，诗人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格调供奉在自己的心中，并对它们献出无限的热忱，现在哈梅西则把这个小姑娘在他的想象世界中供奉起来，认为她代表着他的真正的欢乐，她是给他家带来幸福和繁荣的神灵。

第五章

料理父亲的事务和给老太太们安置好进香的事一共花了哈梅西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邻居中现在有些人已开始和那年轻的新娘子比较接近了一些。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把她和哈梅西连接在一起的情感和锁链，原来虽是松软无力的，现在却也慢慢地扣紧了。

这一对青年夫妇常喜欢在屋顶上铺上一点草垫子，在空旷的天幕下，共同度过黄昏的时刻。哈梅西现在也常和她调笑；他有时会悄悄地从那女孩子的后面走过来，双手蒙着她的眼睛，把她的头拉到自己的怀中来。有时，她晚上没有吃饭就躺下睡着了，他为招她笑骂几句，会故意大叫一声把她惊醒。有一天晚上，他顽皮地抓着她的卷曲的头发，晃摇着说：



“撒西娜,我真不喜欢你今天梳的这个式样。”

那女孩子却立刻坐直了身子问道,“我问你,你们为什么老叫我撒西娜?”哈梅西惊奇地两眼望着她,完全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改换我的名字也决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她接着说。“从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遭遇就非常不幸,将来我一生也决不会有幸运的日子。”

哈梅西的心惊恐地急跳了几下,他的脸色立刻变了。骤然间,他已经极明确地感觉到,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你为什么说你一生都非常不幸?”他问道。

“我出生以前,父亲就死去了,在我还不满六个月的时候,我妈妈也死了。我一直在我舅父家里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后来,我忽然听说,你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到我们村子里,对我发生了好感。两天之后,我们就结了婚,以后的事情,你自己是完全知道的!”

哈梅西茫然无措地仰身倒在枕头上了。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但它似乎完全失去了光彩。他不敢再问她任何问题,只是想将刚才所听到的情形看成是一个梦,一个幻境,尽量从脑子里抛开。一股温和的南风轻轻地吹过来,像刚从梦中醒来的人发出的一声叹息,月光下,一只不寐的杜鹃正唱着它的单调无味的歌曲。从停泊在近处码头上的木船边,传来船夫们的歌声。那女孩子发现哈梅西好像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于是轻轻推了他一下问道,“要睡了吗?”

“没有,”哈梅西说,但此外他也没有再讲什么。不久,她也安静地睡去。这时哈梅西却坐起身来,静静地凝视着她。在她的前额上,他实在看不出命运之神暗记下的悲惨的痕迹。如此可爱的面容,为何竟可能掩盖着那么可怕的一种命运!



第六章

哈梅西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女孩子并不是他的妻子，但要弄清楚她究竟是谁的妻子，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一次，他故意问她，“你在婚礼中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心里怎么想？”

“我没有看你，”她回答说：“我一直都没有抬起头来。”

哈梅西：“你连我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吗？”

那女孩：“我只是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才听到说起你；我的舅母是那样急于把我送出门，她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哈梅西：“嗯，可我听说你是识字的；让我看看你会不会写你自己的名字。”他递给她一张纸片和一支铅笔。

“敢请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哩！”她赌气地叫着说。

“碰巧儿，我的名字还很容易写，”说着，她大大地写下了“斯瑞马蒂·卡玛娜·德贝”几个字。

哈梅西：“现在你再写一写你舅父的名字。”

卡玛娜写下“斯瑞久克塔·塔瑞尼·卡润·卡杜瑞亚。”

“我什么地方写错了吗？”她问。

“没有错，”哈梅西说，“现在你把你们村子的名字写给我看看。”

她写下“都巴拍克尔”。

哈梅西用这种办法慢慢知道了一些这女孩子过去的情况，但仅仅有了这些材料，他离他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还仍然是和从前一样遥远。

哈梅西开始反复寻思，此后他究竟应该怎么办。她的丈夫



很可能已经淹死了。即使能够调查出她丈夫家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如果把卡玛娜送去,他们是否一定会收留她,实在是一件很可疑的事,而要是把她再送回到她舅父家去,那对她又未免太不公平了。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么多日子来她一直充当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并和他住在一起,社会上的人会对她抱着怎样一种看法呢?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就算她丈夫还活着,他会愿意或敢于再要她吗?总之,不管哈梅西采取什么办法来处置她,结果都会等于是把她抛进一片茫茫无边的大海。任她去漂泊。他既不能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又不能把她交托给任何其他的人;同时,他更不能真和她在一起过夫妻生活。哈梅西虽然曾把她看做自己未来的终身伴侣,拿用爱情调制出来的颜色,在自己的想象中,给她画出了一幅鲜艳夺目的形象,现在他却不得不匆忙地把这一幅可爱的画像给涂抹掉了!

他实在不能再在本村里呆下去了,如果跑到人烟稠密的加尔各答去,那里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他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了。他于是把卡玛娜带到加尔各答去,在离他从前住的那条街相当远的地方租下了几间房。

新的经历使卡玛娜感到非常兴奋。在到达加尔各答的那一天,他们刚一搬进新住处去,她就在窗前的小座上安坐下来。窗外络绎不绝的行人,无止境地挑动着她的好奇心,使它似乎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他们雇下一个单身女仆对加尔各答街上的情况当然早已司空见惯,看到那女孩子那么感到惊奇的样子,她觉得她简直是发疯了。

“你到底在那儿瞅个什么劲儿?你还去不去洗澡呀?天已经不早了!”她愤愤地叫喊着说。

因为不可能找到一个愿住在他们家的仆人,他们现在找到